

時光的

## 夢魘

— 椿 —

鍾斯教授研究時間的理論有好些年了。

有一天他跟女兒說：「我已經找到了最主要的式子了，時間是一種場！我造的這一部機器可以產生甚至顛倒這種場！」

他一面說一面按下一個按鈕：「看！時間往回走回往間時！看」：鈕按個一下按面一說面一他

「！場種這倒顛至甚生產以可器機部一這的造我！場種一是間時，了子式的要主最了到找經已我」：說兒女跟他天一有

。了年些好有論理的間時究研授教斯鍾

光十色的生活充滿着他的時間：溜冰、打球、吉他；教女孩子溜冰，教女孩子打球，彈吉他給女孩子聽，此外是唸書、讀書、K書。日子似乎過得很充實。只是每當那些微暗淡思緒輕輕撫觸他心底創痕時，他便難於自己。燈下窗前，午夜夢回，寒風吹亂窗上的葉痕，吹不散他心頭的人影，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意念總使他緬懷往事，低徊不已。

他想起她曾說過結婚是女人的犧牲，她說過她願意做個像史懷哲那樣的人。而他在三年的翻滾成型後，蛻去了一心追求真理的浪漫氣息，在人事莫測的變幻下悟出這一生不過是夢裏浮影，而在嘲笑之餘緊緊抓住了世間唯一真正可求的溫暖——快樂的家庭，溫柔的妻子。他返璞歸真，放棄了向未知領域的探險，道別了雨露風霜的鍛鍊，只因爲那些追尋的後面不過是個空茫，而人生唯一的實在是既不悲壯也不偉大的平凡事情。這平凡的溫暖將由另一個平凡的女孩子帶來，他這樣想。

即使做爲一個平凡的人，他也是特出的，在一次旅行結束後一個平凡的女孩子開始給他帶來了平凡幸福的日子，這種日子很溫馨，也很平淡。未知領域的黑暗與寒冷仍然一直召喚着他，就像大西部的蠻荒召喚着它的拓荒者。而三年前曾在追尋真理的路上一起力爭上游的她的影子便和這召喚揉合在一起，使他的心緒在平凡幸福的生活下形成一股潛流，似乎將帶着他掙脫平凡的束縛，

重返充滿刺激的追求者生涯。以畢生精力賭在空茫上必然是刺激的，他逐漸對綿羊的生活感到不耐，而懷念起獅子獨來獨往的偉大。

他是一個面對現實的人，當這兩種傾向的競爭愈來愈激烈時，他拿起電話，撥動幾個塵封的號碼，聽筒中傳來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

「六點多了，」他暗付到，「現在的女孩子真難等。」

他走到公共電話亭，放下一個銀幣。

「喂——」

「喂，怎樣，今天是禮拜六吧？」

「我剛才去啦？」

「我那我怎麼沒有看到你？」

「我也沒有看到你啊？」

「妳再來一下好嘛？」

「不想。」

「晚上有事啊？」

「看書。」

在回家的路上，他摸摸下巴，有些納罕。

「莫非是這三年胖了十公斤她認不出來了？」